

黄河形象与民族精神

——以新中国黄河题材美术创作为例

◎王鹏瑞

黄河从巴颜喀拉山下出发,浩浩荡荡,奔流不息,雄宏壮阔,百折不回,滋润了华夏大地,养育了中华儿女。黄河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的灵魂。1938年秋天,诗人光未然带领抗敌演剧队第三队,行军至陕西宜川的壶口附近东渡黄河,目睹了黄河船夫与狂风恶浪搏斗的情景。1939年1月抵达延安后,他很快创作了大型朗诵诗《黄河吟》,并在这年的除夕联欢晚会上朗诵此诗。冼星海听后非常兴奋,在延安一座简陋的窑洞里,他抱病用6天时间完成了《黄河大合唱》的作曲。1939年4月,《黄河大合唱》在延安陕北公学大礼堂首演,获得巨大成功,随即很快唱响全国,成为抗日歌曲的主旋律和时代的最强音。黄河同长城、长江等一起被视为中华民族和民族精神的象征,对鼓舞中国人民的意志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在新中国的美术创作中,黄河形象的象征意义首先体现在革命历史题材美术作品中。一些画家为了表现在艰难境遇中不屈的民族精神,借用了黄河题材或黄河形象,如艾中信的油画《夜渡黄河》(1960年)把波澜壮阔的黄河与正在登陆的人民解放军部队结合在一起,借黄河的力量表现了解放军排山倒海的气势。画面通过开阔的构图、横长的水平线,衬托出革命战争的波澜壮阔;钟涵的油画《东渡黄河》(1978年),表现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适应解放战争胜利发展的形势,率中共中央机关和解放军总部部分人员东渡黄河,赴晋察冀解放区西柏坡的情景。画面中黄河翻涌,气势撼人,主要人物屹立船上行进于波涛之中。在这里,奔涌的黄河既是一种真实的环境,也是一种象征,既增加了作品的韵律感,也升华了作品的主题。还有一些美术作品直接表现《黄河大合唱》的内容,或者从《黄河大合唱》中提取主题,甚至借鉴《黄河大合唱》的结构形式来架构作品。在这方面最早进行创作实践的是上海的一些青年画家。1969年,钢琴演奏家殷承宗等把《黄河大合唱》改编为钢琴协奏曲《黄河》,在全国产生广泛影响。70年代初,上海市有关部门组织画家陈逸飞、夏葆元、王永强、张定剑、秦大虎、严国基等创作油画组画《黄河》,组画按协奏曲的四个乐章分为四部分,即《黄河船夫曲》《黄河颂》《黄河愤》和《保卫黄河》。

1977年陈逸飞的《黄河颂》展出。《黄河颂》一经展出,即广受好评,为年轻的他带来巨大声誉。作品的构思几乎直接来自《黄河大合唱》那诗性、浪漫又具体的歌词。诗人光未然把历史叙事和现实图景、浪漫想象和充沛激情结合在一起,加之音乐家那动人的旋律,为我们呈现了一曲波澜壮阔又大气磅礴的黄河颂歌。画家的任务是如何将之视觉化。陈逸飞采取“革命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把歌词中的“我”塑造为一个年轻的红军战士形象——他站在黄河岸边一个长城的烽火台上,昂首挺胸,极目远望,背景是黄河、长城以及一排飞过画面的大雁,加之淡黄与银灰的色调处理,使作品具有史诗般的品质并洋溢着浪漫主义情怀。这既是一部黄河的颂歌,也是一部中华民族的颂歌,还是一部钢铁长城人民军队的颂歌;同是来源于《黄河大合唱》的还有杨力舟和王迎春的三联画《黄河怨》《黄河愤》《黄河在咆哮》(中国画,1980年)。作者从《黄河大合唱》中提取三个主题,采用象征寓意手法,集中表现了中华民族面对外侵的苦难、愤怒、反抗与不屈的民族精神。作为主题性绘画,前两幅以人物为主,“黄河”只是一种隐喻,在画面上并未出现;后一幅直接表现在咆哮的黄河上奋力划桨、与汹涌波涛搏击的船工群像,传递出一种



《黄河颂》 油画 陈逸飞

团结的力量、不屈的精神和英雄主义的豪情。冯远的三联画《保卫黄河》(中国画,1984年)显然借鉴于杨力舟、王迎春的作品,只是画家赋予作品母题之下三个不同的主题:“百年家国耻”“北定中原日”和“义勇军进行曲”,加之作者坚实的绘画基本功和创作能力,使作品在借鉴前人优秀之作的基础上,仍然具有自己的表达和打动人心的力量。

在2007年至2009年实施的“国家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中,詹建俊与叶楠完成了油画《黄河大合唱——流亡·奋起·抗争》,这也是一组三联画,但呈现了与前两组截然不同的面貌:作品中一幅描绘了屹立于黄河壶口瀑布前正在指挥《黄河大合唱》的冼星海的形象——其形象塑造挺拔而夸张,具有雕塑般的力量,观众从中可以体会到作曲家谱写《黄河大合唱》时激越而亢奋的状态。它的两侧,一侧为在黄河上背井离乡的老百姓群像,另一侧为黄河岸边英勇作战的军民群像。作者延续了其一贯的富有象征意味的创作理念和方法,在这组作品中把黄河与人物组合在一起,利用黄河的气势和人物的动势来强化画面的“势”,从而产生了与黄河大合唱一样激越人心的力量。



《黄河大合唱——流亡·奋起·抗争1》油画 詹建俊 叶楠

杜建的油画《在激流中前进》(又名《黄河激流》,1963年)、钟涵的油画《密云》(1989年)和伍必瑞的版画《在激流中》(1984年)虽然不是直接表现《黄河大合唱》的,但其内容和画面也来源于《黄河大合唱》所提供的意象。《在激流中前进》以简练概括的形式,雄健有力的笔触,沉着淳朴的色调,表现了黄河船夫齐心协力搏击于黄河波浪之中的惊险场景。画家没有特写人与激流搏斗的表情,而是通过飞溅激扬的河水与沉着稳健的人物的对比,那如一叶小舟般的黄河渡船与大面积的奔腾的浓浆巨浪的对比,通过对水势的夸张表现反衬了人的力量和精神,犹如一首激荡人心的“黄河颂”,礼赞了与力量、勇气、顽强、抗争等相关的民族精神;版画《在激



《黄河大合唱——流亡·奋起·抗争2》油画 詹建俊 叶楠

流中》与前主题相同,但采取了完全不同的表现方式和艺术语言:湍急黄河水中的船只和奋力划桨的船工被安排在画面的正前方,压缩在一个几乎是等边三角形的整体中,背景是奔涌的黄河激流,统一的土黄色调是主观化的处理,与《在激流中前进》产生了异曲同工的效果。

油画《密云》更是一件具有浓烈象征寓意的作品:三分之二的画面被黑压压的密云所占据,下部船工奋力搏击的雄姿,传递出密云重压之下人的意志、力量与不屈精神。一束暖色的光亮打破了凝重的画面,让人看到了光明的希望;李晓林的版画《黄河的传说》(2001年)则是通过夸张的主观化处理,借人的形象来表现黄河精神的。作者采用特写的方式,塑造了一个四肢开张、顶天立地的黄河船工形象,以此既揭示了普通劳动者的伟大,也象征了黄河拔山盖世的伟力。

对黄河象征意义的挖掘,使黄河题材的美术作品摆脱了对黄河的表面再现,作品的主题意蕴得到升华。这是黄河题材美术创作中最激越人心的部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鼓舞人民意志、凝聚民族情感、激越奋进力量发挥了积极作用,也为新中国的主题性美术创作增加了凝重的分量。同时,它也是美术家创作思想成熟和历史使命感的体现。



《黄河大合唱——流亡·奋起·抗争3》油画 詹建俊 叶楠

大地赤子暖透人间

第十八届中国电影“华表奖”获奖影片《片警宝音》观后感

◎ 漠耕

草地,是那样的少而荒凉;砂石,是那样的多而粗砺;蓝天、烈日、戈壁、骆驼、羊群,是那样孤寂。阴山无言绵延千里,1672平方公里的大漠戈壁,有一个人无数次穿越风霜雨雪,往来奔波;多少牧民的家里和外来人口工作地点,有一个人带着手绘的草原地图和登记户籍调查手册,无数次亲自为他们拍照记录户籍信息,牧民的牧羊犬甚至与他成为“好朋友”。从警20多年里,他每月有20多天深入牧户家里,每年行程6万多公里,为牧民解决困难和纠纷,为他们送报纸、药品,为老人送关怀,为孩子送帮助。戈壁上每一位牧民,都把他当作亲人,他就是“全国公安系统一级英雄模范”“最美基层公安民警”、内蒙古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后旗潮格温都尔镇派出所副所长宝音德力格尔。

宝音德力格尔是守护地区平安的“藏青蓝”,维护边疆稳定的好警察。他忠诚履行警察的使命,用行动诠释了新时代人民警察“忠诚、为民、公正、廉洁”的核心价值观追求和崇高精神。他是大地上的赤子,是以一颗寸心暖透人间的好人。

影片《片警宝音》以纪实文学的创作手法,真实地再现了生活中的宝音平凡伟大的人格精神和道德情怀。影片故事平实感人,选取的生活细节温暖而实在,讲述故事的角度和手法缜密而精巧。影片看不到公安题材叙事中常见的高超炫技画面,也看不到英雄类影片中为塑造英雄形象而精心设计的别样情节,有的是静水深流的平实讲述、温暖朴素的氛围营造、深沉隽远的故事背景、朴实厚重的人情交往、凝重精粹的人性素描,缔造了影片平静、朴实、厚重、深远的艺术境界。日前,《片警宝音》这部影片刚刚荣获第十八届中国电影华表奖优秀少数民族题材影片奖,为内蒙古电影文学宝库和文艺工作再添殊荣。影片成功获奖,是对警界英雄宝音的礼赞,也是

对戈壁上警民团结、守望相助民族精神的礼赞。

源于生活的精彩诉说

取材真实生活原型的艺术作品,其创作难度在于既要反映生活和还原生活,还要提炼生活和高于生活。这就需要情节构思上做深入细致、精巧缜密的布局安排。《片警宝音》在情节设计上非常精巧——三个外来人物的安排把整部影片的故事串起来讲述,将宝音繁忙的片警工作穿插其中,从平静朴实的生活揭示奉献的艰辛和人格的高尚。影片



《片警宝音》剧照。

片选取了“宝音为卓玛寻亲而带她回家”“获奖三十万全部捐献用于公益事业”“与李红相遇而无法言说的情感微澜”“帮孤寡老人取低保”“为辖区的外来人口登记”“为修车铺的小伙子卖奇石未果而甘愿垫付几百元”“带着卓玛找到姑姑盖章,最后帮助卓玛认了亲”“追捕逃犯不惜舍身相搏,制伏逃犯”等情节,表现了宝音为百姓服务不计名利的高尚情怀和为守护地区平安,尽职尽责的敬业精神。这些情节表面上看似松散、碎片化,关联不甚紧密,却与宝音的精神世界和人格品格紧密相通、环环相扣。情节的缜密选择和巧妙安排,使影片

既保持了沉稳的叙述风格,又时时波澜涌动。这在以往的影片中鲜见,说明编导在情节构思上,对原型宝音进行了重新审视,对银幕上的宝音进行了艺术再造。这是影片打动人心的亮点,也是平凡宝音“不平凡”精神的集中表达。

温暖如春的艺术表现

《片警宝音》最打动人心的地方是宝音脸上时时挂着的微笑,让人觉得他内心充满了力量和幸福感。

是的,宝音是幸福的。他有个和蔼可亲又善解人意的妈妈,有个简陋但却温馨

在《片警宝音》中,观众时时被宝音的笑容打动、感染、浸润,温暖的阳光照耀着宝音被野风吹得通红的脸,那脸上总是挂着一份笑容。这笑容是心底醇厚与仁爱的流露,饱含着对片警这份事业和辖区人民的深深热爱。这笑容,被影片编导抓拍得很到位、很真实、很入人心,令观众感到暖意融融。

静水流深的家国情怀

《片警宝音》在如溪流泉水般的叙事中,融入了深厚的民族团结、守望相助的主题和全心全意服务群众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导,使得整部影片底蕴厚重,展现出中华民族深厚的家国情怀,传递着“人民至上”的深刻理念。影片在主题提炼上下足了功夫,也孕育了精彩的表达。

首先,影片在反衬人物与情节的选择上,颇具匠心。嫌犯被骆驼追入枯井,为全篇情节发展埋下伏笔。之后,嫌犯隐匿矿山,被宝音登记外来人口时无意中惊跑。嫌犯逃匿并在布仁家杀害了李红,最后被宝音追上,经过激烈搏斗被一举擒获。这条贯穿全剧的线索,为塑造宝音守护地区平安、弘扬社会主义的“人民英雄警察”形象、提炼主题,起到了重要反衬作用。其次,在为卓玛寻亲、为孤寡老人送药、为修车铺牧民卖奇石等琐事上,提炼了为民服务的核心价值观。这些工作都是宝音心甘情愿为乡亲们做的,是他深厚的乡恋精神的写照。再有面对异性朦胧的情感,他选择了克制,但用梦境来突显他内心真实的人性,这充分显现了其温厚淳朴的性格。

《片警宝音》用平凡手法表现宏大的主题,用纪实手法来揭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部影片获“华表奖”实至名归,带给人们的人生启示和价值引领是多维而深刻的,带给人心灵的滋养绵绵不绝,意味深长。宝音,这位以赤子之心暖透人间的基层警察,将在人民心中永恒铭刻。



纵观杨莉的散文,可谓条块分明,从2019年的《村庄像一件往事》开始进入大家的视野,她专注在乡土味十足、乡情味浓郁的乡土书写。打开杨莉的文字,会遇见许多烟火十足、地气弥漫的久远事物,她在岁月的长河里回溯着、寻找着、凝视着,在自己的内心世界里翻卷着、晾晒着、新生着。以时间为轴,后面的作品是对前面作品的呼应与应答。作者以跨越时空的身体与发现着、辨析着的内心回炉着记忆,打通了时光的内外通道,无缝衔接了由无数零碎片段交集的过往。

杨莉从2021年开始从《一个人的火车》《乡村往事》和《遥远的苦杏仁》走出,有了从“我”到“我们”的突破,开始走向纵深、走到更多的人中。《游荡在牧区的土拨鼠》《让我的记忆,拂过你陈旧的经卷》及《北方以北》,虽然依然是日常,却放在时空移动的状态下,超越了孤赏自我的琐屑,实现了从参与者“我”的在场,到潜渡者“我”的在场。相似的字眼,有杨莉骨血的接续和情感的流淌,但她没有选择惯性方式处理记忆,她不再沉迷于直接呈现记忆中的景与情,而是更重于人物及其命运的体恤与关怀,开始关心世相人生,书写生活的破碎与苦难,开掘背面的、开阔的背景,在时代、人性和生命的广阔维度上的俯瞰式叙述,从大面积的风俗人情扫射到内窥镜式的人物聚焦,再到《至暗时刻》自我书写。作者贡献出了自己在人生反刍基础上的童年和省思,有了从眼中的物感官到胸中之物的感受再到手中之物的感官介入,从而使其乡土系列没有陷入让人乏味的自恋平行滑动,而是提供了更为深邃的背景。

杨莉的文字有一种与泥土有关的生命力,多棱镜折射着生活的光景。她在散文中不厌其烦地描述着各种人物春夏秋冬的生活状态,使每个低微的人不因渺小而含混为大众,而是在她的凝视下具体而生动。真正的好散文是一种神奇的联接,它最终使我和亲人,使我和生命相逢过的人,穿越了时空的高水长而再次相遇,形成情感共同体。我相信这是文学的魅力。

没有圆满的生命,势必开启寻找的路程。对于一个永远身心相离的“异乡人”而言,与姥姥相伴7年的牧区,是杨莉一生凝望的故土,她的一切书写都是朝向故土沉默地眺望,她写的故土、故人、故事,均与乡愁无关,它不是抒情对象,不是哀叹对象,而是作为自然、谣俗交织的“山川可亲、日月有情”的岁月遗物,她像杨莉的一座取之不尽的矿藏。她的文学观、情感底色、看待世界的方式都受这里启蒙,一切感受都是从这个根须里长出来的,她把对故土的情感和认知化解到了人与大地、人与动物、人与人的关系中,将质朴、直面苍天与自然交织而成的乡民之图,以自叙性的生命觉态触摸如其所是的生存隐秘。

(本版图片均源自网络)

